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二回 第六節

來到鏢局子門口，天到一更多天，鏢局子還未休息呢，李守備來到鏢局子門房，遞了名帖。門房之人拿著名帖來到裡面遞給了勝爺，勝爺一看是李守備、王千總的名帖，不由得打了一個冷戰，勝爺心中暗想：這必是秦尤將我攀了，要我打這場官司。想罷，勝爺趕緊出來相見，見了李、王二位差官，向前躬身施禮道：「二位上差大人多辛苦，必是秦尤將我攀上了。」李、王二位笑道：「非也。秦尤過堂，乾乾淨淨，一人也未牽掛。大人昨天派我們二位解差去京，我們二人是前來求老達官來了，奉煩您派遣幾位保鏢的，白天倒不要緊，恐怕夜晚有綠林人劫搶囚犯。沒有別的，求老達官多費神幫忙，派幾位保鏢的在路上幫忙，給保護保護。鏢頭應當多少薪水，由在下衙門發給，求老達官速定為幸。」勝爺聞聽，心中暗想：光棍不鬥勢力，秦尤就告了我一個十三省總鏢頭，並沒有提出名姓，我就受這麼大的牽掛。將秦尤交給他們了，還不算完，解差還得鏢行給保護。官面的事，就是這樣，他這是用私人的名義，以朋友面子求我幫忙，我就應允了他，乃是雙方感情作用，俱都好看；不然的話，他由院衙門要一個公文，硬迫我鏢行護送，我也得照辦。勝爺思索到這兒，遂對李、王二人說道：「北京乃天子輦轂之下，監察御史甚多，送秦尤乃是官家的事，若是連上鏢行的人，恐怕有好事的言官，捏辭奏聞聖上，不但鏢局擔待不起，二位大老爺的前程恐怕也有妨礙。咱們這麼辦，我派幾名伙計沿路上在後跟隨，夜晚共宿一店，暗著是保護囚車，明著是與解差的官人同路而行，夜晚住在一處。所有花消倒用不著二位大老爺惦念，決不能叫官家開發薪水，我的鏢局子閒人甚多，在局子也是閒著。」王、李二位差官聽罷，向著勝爺控背躬身施禮，說道：「多仰仗老達官幫忙了。明日就是起解的日期，我們就要告辭了。」王、李二人出離了鏢局子，上了座騎，勝爺送出鏢局子外，雙方抱拳施禮，王、李二人這才回歸衙中。

勝爺來到裡面道：「暗護囚車，你們小弟兄們都誰願往？」

金頭虎聞聽，一晃悠冲天杵，一翻狗蠅眼喊道：「三大爺我去！」勝爺說道：「賈明又要上北京惹禍去？京畿乃輦轂之下，比不得別的地方。在台灣省你惹上大禍，幾乎將蕭三俠父子與莊客等五十位俱都喪命，這北京決不能叫你去。」賈明聞聽，嘴裡直嘟囔：「好容易有這麼一個上北京的機會，我也開開眼，不叫我去啦。不叫去就不去。」不表賈明口中念念叨叨，再說勝爺叫道：

「三太、香五、茂龍、李煜，押解囚車之事，派你們四人前去，明日早晨在江寧府北門外候等囚車。在路途之上，白天你們在後頭墜著，夜晚共宿一店。秦尤並沒有多大本事，他這宗大罪彌天的案子，也不准有敢劫搶囚車的。雖然如此，在道上也處處小心謹慎，不許貪杯誤事。到了北京更不可流連，北京乃是人才薈萃之地，能人甚多，比不得別的地方。在道上與秦尤結個鬼緣，雖然不能救他，也不可嫉妒於他，他乃是明清八義你秦八叔之子。看在已故去的秦八叔面子，白天你們在後頭跟著；夜晚住店的時候，你們四個人跟秦尤一同吃飯，多要雞魚鴨肉。他是犯人，解差的食剩下才給他一口吃；解差的食不剩下，就不給他吃。你們四個人別難為他，別叫做受委屈。」四位小弟兄聞聽恩師之言，俱各點頭答應：「是是是。」

到了第二日清晨，將馬備好，四人出了十三省總鏢局，來到江寧府，就在附近茶飯鋪等候。工夫不大，就聽城裡一陣大亂，看熱鬧的百姓，人山人海，齊喊道：「差使來啦，閃開！閃開！」前邊馬隊守備李廷仁座下馬手中槍，後邊王千總座下馬掌中刀，背後背著黃包袱，就是三寶與折子。楊香五一看，秦尤在囚車內東瞧西望。楊香五叫道：「黃三哥，你看秦尤有多麼威風？」三爺說道：「賢弟你別說事不乾己的話。此時威風，出紅差的時候，還要威風嗎？」囚車出去半里之遙，三太開發了茶飯錢，四位英雄遂乘跨座驢跟下去了。在道路之上，或在車前，或在車後，夜晚解差官住了店，黃三太也趕到店房。

三太來到店房，伙計將馬接過去，三太等問過瞭解差官住在上房，弟兄四人遂面見解差官，言說在暗中保護囚車之事。解差官與三太等彼此見禮已畢，三太遂對王、李二位差官說道：「秦尤案情甚重，白天在路上，有軍隊護送，不至於出錯；夜晚人們睡了覺，打更的也許睡覺了，萬一出了錯，誰擔得起來？我們四個人打算與秦尤住在一屋之內，輪流看守，方不至於誤事。」二位解差官的心意，正願意他們四個人夜間給看守呢。

李廷仁遂說道：「如此四位多受累啦。四位吃飯住店，全由我們這裡開發，四位千萬別自己開發店飯錢。」三太說道：「我們由鏢局子起身的時候，我之恩師給了我們來回的路費，富富余余，決不用二位上差給錢。」三太與王、李二位差官將話說完，四人遂來至東廂房，一看秦尤住東廂房內，蓬頭垢面，無精打采。三太走上前去，叫道：「秦賢弟，我們去北京有點要緊之事，恰巧住在一個店裡。沿路之上，咱是一處同行，吃喝之事，兄弟你賞給我們一個臉。」秦尤一想，路上解差剩下就給點吃，不剩下就吃不著。既是有人給吃，實在感恩不淺了。少時要上酒菜，五個人坐在一處吃飯。秦尤手上帶著棒子，吃飯的時候，秦尤的手腕疼得咬牙切齒。黃三太問道：「秦賢弟，這棒子是官刑是私刑？」秦尤說道：「原是私刑。」黃三太來到上房，見了守備李廷仁、王千總，說道：「求二位大老爺賞給小民一個面子，秦尤的手棒子可以給他下去嗎？」守備李廷仁笑道：「秦尤的案子可重啊。」三太說道：「如要有了差錯，小民願擔負責任，走了秦尤，小民打這場官司。」守備李廷仁傳知掌刑的，給秦尤將手棒子下去，五個人共桌而食，同榻而眠。這日夜間又住了店房，天已過三更時候，黃爺出去小便，剛一出房門，就看一道黑影在瓦簷上珍珠倒捲簾勢，往屋內窺看。三爺再一看，那人至房簾一卷，蹤跡就不見了。三太跟著縱上房去，向四外尋找，杳無蹤影。三爺進得房來，對楊香五一說，楊五爺又出去找了一回，仍不見影兒。由此三爺出的主意，每夜二人睡覺？二人看著秦尤，還是真留神，不敢大意。

在路途之上，非止一日，這一日來到北京西路飛虎廳，路過盧溝橋，進了彰儀門，打聽五城都察院的去路，囚車進了順治門。黃三太說道：「二位大老爺找一個清靜所在，將隊伍亮開，打開黃包裹看看公文折篇三寶，一進城就沒有差錯了，我們四個就要回去了。」守備李廷仁說道：「四位差官，豈有此理？無論如何，也得跟著我們在北京散遊幾日。前門有新開的戲園子，繁華之甚，你們幾位聽兩天戲，下兩天館。我們投文掛號領回批乃是美差事，我們回到南京，淨等擎功受賞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我師傅囑咐我們，北京言官御史甚多，您照應我們，回到南京您再費心吧。」李守備說道：「暑熱的天氣，四位多有受辛苦啊。」說了幾句感激的話，遂各自分手。

三太對香五道：「天氣才平西，咱們哥四個出彰儀門，住盧溝橋，明日回南。」楊香五道：「人家做官的還遊兩天呢，咱們帶的盤費又富餘，為甚麼不遊幾天呢？」張茂龍道：「我曾來過一次，也沒在北京散遊散遊。」三太說道：「都要住幾天，咱們就住幾天。一不傲眾，百不隨一。」四位遂拉著馬出門，住在西河沿慶豐店，住了上房。伙計搬行李牽過馬匹，伙計又給打上淨面水，沏了一壺茶，四位吃完茶要了酒飯，一路的勞乏，當日早早安歇。惟獨楊香五永遠不睡長夜的覺，天光剛亮，楊香五將三太等叫起，四人起得身來，出離店房，來到前門大街散遊。日出東升的時候，弟兄們找了茶飯鋪，大家喝茶吃飯。北京的茶飯鋪風俗，原來是早晨喝茶就賣飯，茶飯已畢，算清賬目，楊香五向伙計問明戲園子的去路，伙計說道：「進大柵欄向西去，再南拐，坐西向東就是戲園子。」四位英雄由茶館出來，直奔戲園子而來，及至來到戲園門首，三太抬頭一看，乃是「廣德茶樓」。老年的戲園子，全都寫茶樓，楊香五說道：「這不是戲園子，你們看看，這是茶樓。」弟兄四位進去一看，裡面擺些板凳，楊五爺說道：「真倒霉，沒有戲。」

四位英雄正在談話之際，由打後院出來一人，問道：「四位找誰呀？」黃三爺說道：「我們聽戲來啦。」那人聞聽一樂，說道：「您沒到北京來過吧？北京不比鄉下，十二點鐘才開戲呢。」三太聞聽，不由得臉上一紅。楊香五說道：「我們是由此處路過看看，我們是辦事去。」那人說道：「您等十二點開戲再來吧。」四位出了戲園子一陣好笑，真是一處不到一處迷呀。弟兄四位在前門大街、天橋一帶遊玩一回，天到十二點來鐘的時候，又來到戲園子。一看池子與樓上全都滿座了，黃三爺說道：「五弟，咱在哪邊聽呢？」楊五爺說道：「咱就在正面樓上吧。」戲園子甚大，楊五爺以為正面是好呢，那知道正面樓上是可看戲，不能聽戲。

四位遂到了樓上，正面樓上正當中有兩張桌子，分外的潔淨，這兩張桌子，原來十天有八天不賣座，專預備給王爺府、公爺府、侯爺府、伯爺府、中堂衙門、提督衙門要官坐的。三太四位不知是官座，四位落座，看座的拿過細壺細碗，沏上一壺好茶葉。四位坐下方要喝茶，就聽樓梯響亮，說話是男子口音，上來兩個人，乃是一老一少。香五一看，對黃爺道：「並肩子，扭瓢兒把合。蒼孫，絕襯，呼為並肩子；月馬福字裡閉著青字。」五爺這幾句話就是讓眾位哥們回頭看看，蒼孫絕襯並肩子，就是一老一少爺弟兄。月馬福字裡閉著青字，就是包裹裡有刀。三爺一伸手將香五的嘴可就給堵住了，說道：「兄弟，這是什麼地方，你怎麼在天子腳底下說開黑話啦？」列位，方上樓這二位也不是北京久住的人，來到正面樓下垂手，可就落座了。一看那位老者，紫寧綢絹帕繡頭，絳紫大氅，品藍的短靠，深紅的底衣，十字絆，一把掌寬的英雄帶，青緞子薄底快靴，馬連坡大草帽，藍緞子包裹，細長身材，橫打蝴蝶扣，燕尾黑鬚鬚。看那少年之人，雪青絹帕繡頭，粉蓮色大氅，兜襠滾褲，燕雲快靴，十字絆，腰繫英雄帶，馬連坡十八盤小草帽，上邊滿帶花活，米色的小包裹，橫打蝴蝶扣。只見他二人上得樓來，在正面樓上下垂手那張桌子坐定，看座的伙計給沏上茶來，這二位道：「四位這邊喝吧。」

三太說道：「請吧。」

此時台上方打頭通，忽然樓梯一聲響亮，登、登、登，「二爺、三爺、五爺、七爺、九爺、十三爺，請請請。」十六七個人，為首一人，一身青縐綢小衣服，青洋綢大褂在胳膊上搭著，手拿著古瓷的鼻煙壺，鼻子上頭抹著大蝴蝶，身材矮胖，青絹帕繡頭。後面眾人有穿淺藍褲褂，有紫褲褂，有月白褲褂，全都是左太陽貼著太陽膏，右太陽貼著太陰膏，有小辮步步緊倒卷子鉤的，有鬆三把的辮子挽在肩頭上的，俱是短衣服，小打扮，腰內都掖著傢伙，七節鞭、九節鞭、手槍子、匕首刀、手叉子。只聽頭一位叫道：「看座的！」看座的一看，立時顏色更變，急速請安道：「王老爺您才來呀。」那人道：「我今天請朋友聽戲，將正面樓給我騰出來。」看座的叫道：「王老爺您要官座，您賞給我一個信，今天正面樓上都賣啦。明天我給您留正面樓上官座。」那人說道：「猴圈子，王老爺請朋友聽戲，明天不成。正面樓聽戲的，連胳膊帶腿一齊往下拿。要武力對待，現在砸你戲園子；要講文明到官面，二指寬的條給你封門。」北京城的買賣人、居民、聽戲的，二聽那人說話，俱都害怕。鋪面住戶五行八作，手藝工人，買賣地的人，就聽亂叫道：「王掌櫃，李掌櫃，這事可惹不起，咱們趕緊走。」

又有一群山東老哥們叫道：「王師傅，李師傅，咱們走吧。簡直的惹不起，跟咱舖子借錢，沒借給罵了兩天。」本北京的人說道：「二爺，三爺，咱們也走啊，愛聽咱們上池子聽去。」

正面之人全都下樓，惟有正上的黃三太四位，與方才上來的一老一少，俱各不動。就聽矮胖子說道：「看座的，拿肉嘴說人話，趕緊騰座吧。」黃三太用大氅，楊香五直晃透風巾，看座的一看，心中暗道：「這幾位全氣兒都不小。」那看座的看那一老一少，那張桌子必是好說話，看座的遂來到老頭與那位小孩跟前，臉上不笑強笑的樣兒，說道：「你老二請池子聽一會吧。」老頭不語。小孩子看那照顧座的不笑強笑的樣子，說道：「看座的，你要咬人哪？」那看座的假裝沒聽見，說道：「您看二位呀，我跟你商議商議，您二位高升一步。」小孩說道：「我們又不是作官的，為什麼高升一步？」看座的說道：「我給您兩面樓找得聽的地方。」小孩一點手，叫道：「你過來，我問你，他們聽戲給錢不給？」看座的說道：「一文不給。他張嘴就罵，伸手就打，看見好茶壺拿著就走。我們今天正面樓零錢算沒有啦。」小孩聞聽一拍桌案，高聲喊道：「小太爺請我的老哥哥聽戲，無論多高戲價，聽戲給票錢，三頭六臂來了，也不能讓他坐。你不是賣票的嗎？太爺給票錢，我們喝茶聽戲花錢。別廢話，滾開這兒！」

看座的不敢言語，矮胖子可就答話啦：「這是跟看座的發威呀，是跟王老爺含糊呢？野老鄉夫，沒有北京韻，也敢較話把麼？小猴圈子，拿耳朵摸摸，老爺是幹什麼的？我請的是東西南北城的人物聽戲。東城朋友倉庫吃兩面，西城的紅黃兩根帶，北城外的驃馬販，南城外的混混兒穿綢褂著緞。憑你猴圈子較話把？」說著話，奔小孩而來。北京城講究伸手就打嘴巴子。小孩見那人過來，急忙將草帽交給老頭，將大衣脫下擰成繩，往腰中一圍。列位，那矮胖子是誰呢？原來是五城都察院的管家，姓王名成，他倚仗著督察大人的勢力，素常欺壓良善。帶著的這十餘人，俱都是北京的土棍，並沒有吃倉庫的黃紅帶子，這十數人不過跟他幫吃幫喝。他每日如此，北京城的人給他起一個外號，叫王老虎。這王老虎夠奔小孩，就是一個大嘴巴子打去。小孩將腕子一攏，由底下一腳，王老虎往後一坐，將樓板壓得一顛巍。王老虎說道：「喝，猴圈子還會把勢。老哥們上，將他腿砸折了，拿鹽水洗，洗完了再砸。留一個活口，官司好打。」黃三太就要上前動手，楊香五說道：「您別忙，老頭捻髯端著茶碗，嘻嘻的直笑，您等小孩吃虧，咱再動手幫著打不為遲。人家沒有金鋼鑽，也不敢攬瓷器活。」黃爺被楊香五攔阻，遂又坐下看這個熱鬧。第一個土豪，七節鞭一抖，斜肩帶背打去，小孩反去一掙鞭穗子，往懷裡一帶，用腳一踢一個筋斗；那個惡霸手使雙叉子，夠奔小孩井肩穴，小孩一個野馬分鬃，底下一腳，踹了一個坐墩；這個地癩匕首刀紮小孩左胳膊，小英雄一腳一溜滾踢出去了。眼看小英雄指東打西，猶如虎入羊群，淨滾樓梯的四五個。眾土豪見事不好，全都逃走；惟有王老虎不走，罵道：「猴圈子，你會把勢，王老爺非廢了你不可。」說著話，夠奔小英雄近前，惡虎掏心，就是一拳。小孩將腕子一掙，往上一擰，往後一帶，竟將王老虎鼻子臉面全都打破啦。王老虎爬在樓板上，還是一個勁的破口大罵。這一罵不要緊，可就將小孩罵急啦，一手掙住王老虎的青綢子腰帶，一手掙住發髻，將王老虎舉起。王老虎罵得耳不忍聞，並且說：「你要動王老爺一根毛發，叫你這野孩子賠一根旗桿。北京大宛二縣，營城四方，五營二十四汛，叫你打三年的官司，二年十一個月，你完不了。一個野孩子敢動王老爺？」小孩舉著他，心中暗想：我與他無仇無恨，我是打抱不平，若有人勸我，我就將他放下。列位，樓上就是黃三太四位，還打算幫著打呢，那有人去勸呢？樓上這一亂，池子的人都站起來看熱鬧了。是開戲園子的都是外場人，戲園子掌櫃的高聲喊道：「樓上打架了！眾位外場的爺們給上去排解排解去。」

內中有幾位不但不了，還在人叢中吶喊：「誰要上樓一了事，誰是王老虎的九代賢孫！」這都是王老虎素常傷人大重啦，這一喊不要緊，誰還上樓呢？小孩舉著王老虎，若有人一勸解，他也就放下啦，無奈就是沒有人勸解。王老虎還一個勁的破口大罵，小孩就好比羞刀難入鞘，胳膊也麻啦，小孩眯縫著眼睛，少時把眼一瞪，黑白眼珠分明。小孩心中暗想：我打南七省來北京找禍來啦？是福不是禍，這也是冤家對頭。想到此處，轉身來到樓口，將王老虎腦袋朝下，抖手一扔。北京城戲園子樓高，正樓下邊有三層階腳石，王老虎腦袋朝下，正碰在當口中階腳石上，耳輪中就聽「撲咚」一聲，萬朵桃花開，腦髓皆崩。戲園子方要開戲的時候，聽戲的一擁而散，擁倒了的，掉鞋的不計其數。聽戲的大眾喊叫：「掌櫃的，我大褂沒了！」

又一人說道：「我錢口袋丟了。」這人說道：「我的草帽沒了。」那位說道：「我的鞋丟了。」有那好相交的人，拾了一抱鞋，來戲園子門口外嚷道：「大家認鞋吧！」這個說雙臉鞋是我的，那個說福字履緞鑲的是我的，又一個說單臉掛是我的，大家紛紛亂喊，這且不言。單說正面樓上，小英雄臉一發紅，老者端著一杯茶說道：「並肩子別凸盤，落了把不要緊。」老者說的話，就是哥們別紅臉，死了不要緊。小孩聞聽，將氣沉了一沉，忽然間就聽樓下喊道：「好麼，摔的好！還是藏龍臥虎之地，天子腳底下真有打抱不平的。哪位摔的？」小孩在樓上答道：「我摔的。」那人說道：「小英雄你請吧，這場官司我替你打啦。」黃三太眾人聞聽一怔，北京城真有出奇的人。就看樓梯登登登響，上來一個人，口中叫道：「小英雄快走吧，一會官人來了走不了啦。快走，我替你打這場官司。」小英雄眼珠一轉，說道：「我摔死人，為什麼你替我打官司？能打賊情盜案，不打下人命乾聯。」黃三太等觀看，此人一身青色衣服，黑臉面，五官端正，眉目朗秀。黃三太正在看著稀奇的時候，就見那人走到小孩切近，又說了一句：「官司我替你打啦。」一伸手，嘩啦一聲，一抖鎖練照著小孩脖頸套去。小孩一看，原來是官人來辦案的。看看鐵練來到，小孩用兩手蔽住臉面說道：「我死人，應當我打官司，我不能含糊。你既是充好朋友，你就替我打兩天官司吧。」將鎖練掙過，一翻手套在那官人的脖頸之上。小孩一轉身形，由樓窗戶燕子抄水勢縱出窗外，來到樓外，疊腰上了樓房。那官人一見小孩逃走，嚇得黑臉發紫，趕緊推開樓窗戶觀看，此時那小孩蹤影皆無，嚇得這個官人渾身立抖。

您道此人是誰？他乃南城坊的差役，今日帶著四名伙計彈壓戲園子，看見小孩摔死五城督察院的管家，上樓來拿小孩，在樓下

說：「官司我替你打啦，」本是穩重計，恐怕小孩跑了，來到樓上用鎖練一鎖小孩，小孩反給他將鎖練套在脖子上，小孩走啦。慢說是摔死五城督察院的管家，就是摔死平民百姓，這個頭目他也擔不起，皆因為他是彈壓戲園子的，園子出了事情，他得負責任。小孩這一走不要緊，鎖練在那差人脖子上套著，他也顧不得摘了，站在樓上簡直嚇傻了。又見上來了三四個官人，內中有一人道：「您凡事淨較話把，人家小孩摔死人，您上來哄著人家。叫人家打官司不就完了麼，您偏說您替人家打這場官司，話把較老啦，人家走了。您是頭目，我們可擔不起。項上的鎖練您還不摘下來嗎？您原來將您自己辦啦。」又叫道：「照顧座的那裡去啦？」看座的從桌子底下鑽出來，只見那位老者端著茶，仍然喝著水，一手端著碗，一手捻著鬚鬚。差人過來對老頭問道：「方才那小孩跟您是自己爺們，還是朋友呢？」

老頭說道：「三個字文章，不認得。」那差人說道：「您別不認得，老大爺您給打一個甘證口巴，到衙門去一趟。」老頭說道：「我為什麼要打甘證呢？我又跟他非親非友。你要叫我打甘證，小孩打東窗戶走的，我打西窗戶走，更比他走得快。」

樓上正在亂喊呢，就聽下面有人喊道：「摔死人的小爺爺來啦。」小英雄因何去而復返呢？原來，小英雄由樓窗戶縱出去，上了樓房，躡房越脊奔西去，過了兩層房子，見下邊有一齣齣，異常清靜。縱下房來，將大衣服由腰間解下，抖開一披，出齣奔大柵欄口。有一個車夫問道：「少爺上哪裡去？坐車走吧。」小英雄說道：「先到廣德樓戲園找個人，不定找得著找不著，然後再奔南城坊，南城坊衙門找個人，再進城奔五城督察院衙門，得半天工夫。趕車的，你要多少錢？」答道：「您給兩吊錢吧。」小孩道：「我這有一塊銀子，二兩來重。」趕車的歡樂非常說道：「您就誤一天也不要緊。」趕車的將車撥過來，直奔廣德樓戲園子，趕車的來到戲園子門首，問道：「您找那位？少爺。」小英雄說道：「你給言語一聲，就說方才在樓上打架的那位來啦。」趕車的聞聽，乃是摔死人的兇手，說道：「小爺爺，我可不敢。」小英雄說道：「你要不給裡面言語一聲，我就說摔死人是你幫兇。」趕車的聞聽，嚇得膽破魂飛，遂說道：「小爺爺不要如此，俺去說就是了。」趕車的本是嚇傻啦，站在戲園子門口喊道：「方才那位打架的小爺爺回來啦！」掌櫃的班頭與伙計黃三太等眾人下得樓來，一看小孩在車上跨轆，班頭上前笑嘻嘻地說道：「少爺您回來啦。」小英雄說道：「我要不回來，你擔的起嗎？久後辦案別這麼著，我們打死人，我們打官司，我們並不逃跑，你們何必說好幾個無用的話呢？」小英雄又對那帶著鎖練的班頭道：「將鎖練給我帶上吧。」那一位班頭道：「您是好朋友，到衙門裡過堂的時候，就說口角爭，將他從樓上推下去，這是誤傷，您打兩月官司就完啦。」小孩說：「你不用動生意口。人命官司兩月就完了？鎖練給我帶上吧。」班頭將鎖練由自己脖子上摘下來，給小孩套在脖子上，將鎖頭一插，就聽嘎叭一聲。班頭問道：「少爺您是坐車裡，您是跨轆呢？南城坊離此不遠。」小孩道：「我就跨轆吧。」黃三太等大家在後面跟隨，看熱鬧的人山人海。

工夫不大，來到南城坊，那李班頭進內一回話，只聽裡面喊道：「將兇手帶上堂來。」小英雄跪在大堂之下，南城坊官問道：「你姓什麼？」小孩說道：「我姓王。」南城坊官說道：「抬起頭來。」小孩說道：「小民有罪不敢抬頭。」南城坊官說道：「怨你無罪。」小孩將頭抬起，南城坊官一看，小孩本是圓方臉，長得精神可愛。又問道：「你家住在哪裡？」小孩說道：「小民家住江蘇上苑縣，皆因父母早亡，小民身無倚靠，投往北京而來，要找個鄉親熟人，找個事情作，一天好混兩頓飽飯吃。來到北京半月有餘，一個熟人也未曾找著，心裡頭煩悶，去上戲園子聽戲。正在聽戲的時候，忽然來了一個惡霸，叫我們騰正面樓，小民不給騰，那惡霸伸手就打，小民情急，將惡霸推下樓去，並非是鬥毆。小民與惡霸素不相識。」南城坊官一看，此子十六七歲，白面書生，焉能無故敢摔死人呢？

南城坊官遂對小孩說道：「本坊也不難為你，人命重案，本坊也不能保護你。你打死的這個人，他乃是五城督察院衙門的管家，本坊備公事將你送到五城督察院，有甚麼話到那裡過堂再說去。」南城坊說罷此話，遂將小孩帶下堂來。南城坊退了堂，趕緊備了公文，仍由話把班頭李解差，原來的轎車，二十餘名衙役護送。正向五城督察院而來，就見前面來了兩名騎馬的官人，來到切近，話把李一看，原來是五城督察院的上差，話把李遂問道：「上差大老爺，有何公幹？」那二位上差說道：「皆因為廣德樓聽戲的，將五城督察院管家打死，上諭傳下，派我們到南城坊要兇犯去。」話把李說道：「現在我們就是送差去。摔死人的兇手，就在車上坐著呢。」五城督察院的差官，將馬撥回，一同行走，工夫不大，來到五城督察院。五城督察院大人坐了大堂，話把李回話，與督察院大人將戲園子之事說了一遍。退下堂來，話把李道：「朋友下車吧，督堂大人坐了堂啦。」小孩說道：「下車倒容易，還沒給人家車錢呢。」話把李心中暗道：「若是不給趕車的錢，小爺爺不下車。沒法子，總得認倒運。」話把李打兜囊中掏出了有兩吊錢，遞給了趕車的，小英雄這才下車，趕車的歡歡喜喜的而去。小英雄由打車上下來，直接來到大堂之上。督堂大人在上面，將南城坊的公事，全都看完了。小英雄跪在丹墀下，督堂大人仔細觀看，早見小孩圓方臉俊俏人物，就是兩隻眯縫眼。督堂大人說道：「你們究竟多少人打死本堂的管家？」小英雄說道：「我本是外鄉人，並沒有三親六故，只是小民一人來到此地。因為正在聽戲之時，叫小民騰座，小民不騰，王老虎舉手就打，小民失手將王老虎推下樓去。」督堂大人說道：「索不相識，為什麼你知道他叫王老虎？南城坊的公事，本寫的是王成。」小英雄說道：「皆因為他死之後，戲園子聽戲的眾人一聲喊嚷，『王老虎摔死啦！』故此小民知道他叫王老虎。」督察院在上面說道：「作官的都是向著活的，本督院備公事給你輕輕的辦理。明天本督院五更上朝。」語畢，站堂的將供紙拿下，叫他畫供，小英雄道：「回大人的話，小民沒打過官司。怎麼畫供？」督堂說道：「你念過書沒有？」小英雄說道：「我沒有念過書，不認識字。」督堂說道：「你用筆在你名字底下畫上十字，再用大拇指頭沾上墨，按上兩個門記。」小英雄聞聽，心中暗想：咱倆攔拐拿，把眼畫，你哄弄我，我哄弄你。按一個門記是十年充軍，按兩個門記，還有我的腦袋？你叫我按多少，我就按多少。小英雄想罷，將供畫了，按上門記，當時在大堂上，就將全副刑具給他砸上，暫且下了牢獄。小英雄一看，原來是大屋子，並不是死囚的單間。小英雄心中暗道：「當官的他焉能不向著他的管家？走公事的時候上一個謀殺，就沒有我的命了。」且說那獄中的班頭，口中叫道：「小孩，你沒打過官司嗎？」小英雄說道：「我沒打過官司。」班頭說道：「打官司的一進大獄，總得請一請獄中的難友，叫作賀籠。」小英雄說：「我是初次來到北京，舉目無親，我拿什麼請客呢？就求你們幾位照應照應吧。」那班頭說道：「我怎麼照應你？朋友你若是拿出幾個錢來，我與大家說說，好叫大家照應你。」那獄中的三班頭又說道：「不用跟他廢話，等夜晚他就明白啦。」小英雄道：「打死人償命，夜晚睡覺，有什麼得明白的？」天到了夜晚，獄中各班頭搭鋪，一張牀上睡八個人犯，睡不下班頭用磕膝蓋，擠那犯人的後腰，向下硬填。眾囚一個一個咬牙咧嘴，小英雄躺在眾囚犯的腳底下，脖項用槓子稍微墮著一點，槓子串在鐵環裡。犯人頭齊腳不齊，將大槓子用鐵練子一鎖，磕膝上也是一條大槓子鐵練鎖著，壓在犯人的腿上。小英雄躺到二更來天，用雙手將槓子一托，就聽嘩啦一聲響，小英雄的頭就出來了，坐起身形，說道：「眾位大老爺，這個罪實在不好受。」那幾個班頭說道：「朋友，打官司沒有好受的。」領班一看他起來說話呢，遂喊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，要走！」小英雄說道：「沒有別的，南城坊我也到案了，督察院我也到案了，我就此失陪吧。」說著話，兩手一叫勁，將全副刑具一抖，嘩啦一聲，全都落下來了。領班的三頭將單刀一擊，口中說道：「你要出來，我拿刀刺你。」說罷，向前用刀一晃，小英雄一矮身，向前一跟步，連刀盤帶刀柄，一把捋過。這位三頭姓宋，外號就叫送刀，此時刀到小英雄之手，大聲喊道：「你們在獄裡當一分小差使，養老養少，每月賺上三兩五兩的，擋我者死，避我者生。」獄中領班頭說道：「眾位別叫他走了，這可是重要的案子。」眾人一攔，小英雄這口刀上下翻飛，閃閃劈剝，一連氣砍倒下四五個人，但是刀可有眼睛，紮大腿，剝肩頭，並不傷人性命。獄卒一看傷了四五位，誰還敢再上前？小英雄趁著此時，縱出柵欄門。打官司的囚犯一看這宗景況，齊抖身上的刑具。獄中人喊道：「趕緊關柵欄門，別叫犯人跑了！」

小英雄方縱出柵欄門外來到院中，就聽房上有人說道：「並肩子離了窠嗎？落池嗎？」這句話就是哥們出來了嗎？到院中沒有？您道房上說話的是誰呢？就是白天聽戲的老者。小英雄一聽房上有說話，遂說道：「並肩子出水啦。」列位，前清的刑律，凡問成死罪的重要犯人，全都打在單間獄內。正在此時，就聽第五間死囚牢有人答話：「老合要出水，連著點。我是被屈含冤的官司，我家中有全心老斃。」這句話就是我有守寡的老娘。又聽說道：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」老者在房上答道：「你是太倉

州的嗎？」房中答道：「正是。」老者說道：「並肩子為你來的。」老者說道，由房上縱下來，亮出折鐵寶刀，奔第五間死囚牢，用寶刀將牢門鐵鎖剝落。老者進去，用火折一照，只見飛天鼠秦尤身著手铐腳鐐，象鼻大鎖，鎖練上邊有環子，在房樑上吊著。老者熄滅了火折，用寶刀將秦尤的全身刑具砍斷，問道：「秦尤能走嗎？」秦尤說道：「並未受傷，可以能走。」秦尤手中提著砍斷的鐐子，小英雄此時在獄門外用刀蔽著，獄中三十餘人，不敢進前。老者在前面，縱上獄房，秦尤第二縱上房去，小英雄壓刀，獄中那三十多人，眼看著三個人上房走了。老者來到獄牆跟前，用百練如意鎖飛抓，抓住獄牆磚，兩隻手倒絨繩，腳踏牆磚。獄牆上棗樹枝子，荊棘上搭著一條棉被，三折疊著一尺多厚，老者跨在棉被之上，遂又叫秦尤倒絨繩而上。工夫不大，老頭子、秦尤二人上了牆頭，俱各縱在塵埃。小英雄此時也來到獄牆，倒絨繩而上，飄身向下一縱，離地五六尺高，用了一個鷓子翻身的架勢，腳踏實地。老者叫道：「並肩子將飛抓摘下來？」小孩將飛抓摘下來，纏好了遞與老者，三人伏腰狂奔前門而來。由西馬道上城外，順城裡向西去，約有半里之遙，城根外是西河沿，再往西就是莊田地菜園子了。老者用飛抓搭住城牆倒扒磚，用手一按抓鉤，順繩而下，秦尤與小英雄二人，在後緊隨著也倒絨繩而下，小英雄也順繩而下，三人遂出了城，腳踏實地，小孩一抖絨繩，將飛抓抖下，仍交與老者。秦尤此時猶如驚弓之鳥，來到城外，心中稍安。秦尤說道：「二位救秦尤不死，恩同再造，但不知二位是誰？」老者說道：「孩呀，你還沒認出是誰呢？」

若不是自己爺們，誰能前來救你？」老者說著話，打開火折叫道：「秦尤你細看看。」秦尤仔細一看，「嚶呀」一聲，「原來是叔父到了！」老者說道：「我為你費盡九牛二虎之力。沒有寶刀怎能盜獄？自從你犯了官司，我先到蓮花湖，與老寨主韓殿奎借折鐵寶刀，老寨主不借。你這孩子性情太暴哇，韓秀皆因為你前次在蓮花湖與韓秀割袍斷義，畫地絕交，大仁大義，在老寨主跟前說些好話。我又往蕭金台聘請此公，此位有卸鎖之法，這是蕭金台第二少寨主爺，姓聞名德俊，別號人稱玉面小如來。過來見見，你謝謝活命之恩吧。」秦尤聞聽，趕緊跪倒謝恩，要以叔父呼之。小英雄說道：「在下不敢當，我才十六歲。五湖四海皆是兄弟。」

二賊只顧在此說話引見，那知道城根東邊有四位英雄暗暗竊聽。這四位英雄是誰呢？原來就是三太、香五、茂龍、李煜四人。皆因為差使交歸五城督院衙後，這四位在後頭跟著看熱鬧，就沒回店。四位英雄眼看將小孩帶到督堂衙門，工夫不大，值堂站班的在衙門口提念：「王三沒打過官司，大人並未拷他，他就畫供按門記，按的還是雙門記。砸上刑具啦，小孩的命算完啦，真沒打過官司。」黃三太一聽，不由得唉聲歎氣。楊香五低聲說道：「您抱著琵琶掉淚，白替古人擔憂。咱哥四個出前門趕緊休息吃飯，晚上咱來看熱鬧，小孩一越獄，老頭盜獄。」四位英雄遂出前門回至慶豐店，喝茶用飯，累了一天也沒撈著聽戲，楊香五說道：「咱們早早睡覺吧，睡醒一覺，咱們早早爬城去。」弟兄們吃完飯，早早安歇休息，這一覺睡過了時候啦，楊香五一睜眼，三更多天啦。四位將上房門上好，由後窗戶出去，帶好了兵刃暗器，由房上奔西而去。在西河沿西邊城根方要爬城，就看見有人由牆上墜繩而下。黃三太說道：「怪哉，怎麼三個人呢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盜獄的，越獄的。」

楊香五方說至此，就聽有人說道：「救吾之命何人也？」又聽說道：「孩子，你還沒認出來呢？你看看。」火折就亮啦。四位英雄借著火折一看，正是在正面樓上白天聽戲的老者，一身夜行衣，背後十二顆鏢槍，斜插一口寶刀。就聽秦尤叫了聲叔父，跪在塵埃磕頭。黃三太說道：「這老頭是誰呢？」楊五爺說道：「恩師不是常提過嗎？太倉州的老寇飛鏢秦義龍。」又聽引見了小孩是誰，四位這才知道那摔死人的是蕭金台的二少寨主，沿路上要動手劫車，看黃爺等護送，未得其便，來到北京，故此才動手。張茂龍、李煜二位是樸實人，說道：「咱亮傢伙拿他三個人吧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拿不著他三個人，他三個還不將咱四個拿住？」黃三太點頭說道：「解秦尤的時候，老恩師擦眼淚說道：老師這場官司，若是將秦尤交到院衙，就沒有老恩師事啦。差使由南京到北京，投文掛號，銷了差啦。秦尤從此改邪歸正，棄暗投明，回歸太倉州，母子骨肉團圓，也好好奉養咱那八孀娘，豈不是一件美事？咱們一聲不語，回店安歇，明天咱們回南京去算完事。這就好比閉門不管窗前月，吩咐梅香自主張。」

四位英雄仍然回至慶豐店，開了後窗戶進了屋中，四位休息及至天光發亮，叫起伙計算了店飯錢，四匹馬扣鞵安牢，四位英雄起身出了彰儀門，走西路飛虎廳盧溝橋，曉行夜宿，饑餐渴飲，行船過渡，非止一日，來到江蘇溧水縣。

離著鏢局子五六十里之遙，正當晌午之時，天氣異常之熱，四匹馬通身是汗，楊香五體瘦最不受出汗，衣服都濕透啦。黃三太說道：「眾位，前面有鎮店，咱們先奔鎮店，找茶館先喝點水，候平西一氣就跑到鏢局子了。」四位拉著馬，進北鎮店口。行走不遠，果然座西有綠竹棚欄，兩根竹竿掛著茶牌子，上寫「揚子江心水，蒙山頂上茶。」竹棚欄外有幾棵垂楊柳，柳樹上拴著走繩，若有行路之人喝茶吃飯，好將騾馬拴在走繩上。四位英雄一看，裡面有四五棵垂楊柳，柳樹枝與柳樹枝搭在一堆，透風不透太陽，柳樹下有二十餘張小條桌，裡面有西房三間，鍋灶上刀勺亂響，煎炒蒸炸，樹下高朋滿座。那宗年月，幾個銅錢的茶錢，行路之人，涼爽涼爽，不喝茶都便宜。

茶飯館代賣炒菜，四位英雄心中歡悅，將馬拴在走繩之上，三爺叫道：「掌櫃的，有人看著馬沒有？」伙計說道：「有人，有人！您哪。馬溜不溜？」三爺說道：「我走了好幾里地，不用溜啦。」跑堂的給找了一張桌子，四位英雄先喝茶，然後要酒菜。正要喝酒之時，四位英雄年輕，好打抱不平，就聽各桌上茶飯座提念：「好容易盼前任知縣卸任走啦。刮盡地皮，苦害良民，外號叫錢串。咱們百姓一打官司，一過堂先問家種多少地，原告說道：『我種三十畝地。』被告說道：『我種一頃地。』被告的官司就算贏啦。百姓被害得真苦，好容易盼卸了任，又升來一位趙縣太爺，這位太爺一上任，先拿過點卯簿來，傳喚三班六房的人役，可不許你們想百姓黎民一文私錢。將鳴冤鼓架在影壁前，諸子百家，三教九流，如要伸冤，不許阻攔。把前任的案卷都提出來，從新過堂審訊，真乃是清似水，明似鏡，兩袖清風的官。就有一宗，清官作不長久，新上任兩個來月，這十數天之內，城裡關廂出了五條命案，俱是大姑娘小媳婦，殺完了兩婦長女，用血跡還要題六句詩，五家若皆是一樣的詩句，都有一朵白如意花。」三太黃爺四位英雄一聽，百姓怨恨，有要搬家的，又有願搬家搬不起的。三太心中大怒，叫道：「五弟，咱找店住下，不怕三個月五個月，咱拿住採花賊，救七品縣令，給黎民百姓除害，給被殺的苦主家報仇。」

楊香五三位點頭：「拿不住採花賊，半年也不回鏢局子。」那知道此茶飯鋪內，巧遇採花賊，此時黃三太四位英雄，看見惡淫賊摔酒壺，楊香五就要動手捉拿採花賊。黃三爺說道：「五弟，你先別忙，沉住了氣，別把五條人命的採花賊驚跑了。」喝茶吃飯的大眾，一看這宗情況，可就沒人敢言語了。惟有茶座中縣衙的二位班頭，在那里正喝著酒呢，舌頭都喝乾啦，就聽張頭說道：「採花賊若是叫咱拿住，將惡淫賊大筋給狗娘養的挑了。採花殺命，誰不是人生父母養的？父精母血，難道說這東西從石頭縫裡跳出來的嗎？」二位班頭，換罵愈難聽，惡淫賊此時實在忍耐不住了，將手中的酒壺又摔了一個，站起身來奔二位班頭而去。楊香五說道：「三哥，你看要凸盤。」凸盤就是臉上掛不住啦。

惡淫賊來到二位班頭面前說道：「二位上差，是本處縣衙門的嗎？」二位班頭答道：「不錯，是縣衙門的呀。」惡淫賊說道：「你們是幹什麼的？」二位頭兒答道：「我們是辦案的。」惡淫賊又問道：「是辦什麼案的？」二位頭兒說道：「我們辦的是因奸不允，刀傷五命。這小子太損陰喪德啦。」

惡淫賊說道：「別帶髒字。您知道採花殺命那人是誰嗎？」二位頭兒說道：「要知道是誰，早將王八羔子捉著了。」惡淫賊說：「別帶髒字，怎麼又罵街？我告訴你們倆人，殺命的就是本處在，不是外人，為韻是叫你們知縣搬搬家。」二位頭兒說道：「叫知縣往哪裡搬呀？」惡淫賊說道：「叫他回家抱孩子去。我告訴明白你們二位，因為什麼作五條命案呢？因為賊官上任半月有餘，辦了一案，是在南關的錢糧行，帶著套子抹著臉，傷了錢糧行兩個人，搶去銀錢財物。辦案的拿住五個差使，到縣衙用刑具一拷，五個人招了案啦，內中有一人是作一條命案的表兄。刀殺五命這位，家中豪富，用一千多兩銀子，運動縣署公廳，運動縣衙門三班六房，大家俱都應允，提出這位刀殺五命的表兄來。惟有賊官執意的不允，他言說全都是強盜，單提出一個去，那四位怎麼辦哪？怒惱了這位豪富的英雄，城裡關廂給他作了五條命案，作五條命案之人，今年十九歲。為什麼殺人留下白如意呢？皆因為愛穿

白衣服。」用手一指自己頭上說道：「你們二人來看，那殺人的金鑲白絹帕繡頭，橫打象鼻疙疸，金鑲白的短靠，藍絨繩打十字絆。」用手指自己的胸前的十字絆，又指背後的四個燈籠穗，一把掌寬寶藍緞色英雄帶，上繡蝴蝶鬧梅，暗藏八寶。並指著腰間說道：「你二位看那人，前有輪羅傘蓋。」又轉過去指著背後腰伺：「後有花冠魚腸。」又指腳底下說道：「足下燕雲快靴，快靴上繡三藍的絨珠，靴面上半劈蜂。」抬起腿指著說道：「半劈蜂金絲繞銀絲顛巍巍，此人細高挑身材。」又指著自己臉說道：「你二人看，白素素長方臉，二鼻窪有十幾個黑痣。小包裹大衣服草帽，全都在那張桌頭上放著呢。二位明白嗎？」倆飯桶班頭答道：「明白啦，再看見那樣的就拿他個小子。」淫賊說道：「酒在罈子裡放著，一點事也沒有，到了肚子裡就糊塗啦？」

拍著胸脯叭叭直響，說道：「就是你二太爺。」兩個班頭說道：「鬧了半天就是你呀。哪兒跑！」曹六打開了包裹，亮出鐵尺，向賊人身上就落，被賊人捋住腕子，底下就是一腳，曹六一退兩退，鬧了一個仰面朝天，後邊桌子也翻了個啦，鐵尺也鬆手了。李瑞明李頭，手使一口單刀，照定賊人肩窩一紮，賊人閃身形，捋單刀，跟著一腳，把桌子又撞倒了一個，李頭也倒下啦。賊人毆打差人，將辦案之人摔得頭破血出，喝茶吃飯之人全都往外亂跑。黃三太四位坐在那裡看熱鬧，眼看桌子板凳倒了十數張，二位差官倒下起來，起來倒下。四位英雄大怒。黃三爺高聲吶喊：「好大膽的惡淫賊！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白晝之間，茶飯鋪毆打拒捕，自認五條命案。我弟兄並非文武官面，也非文衙武汛，我們今天要打個抱不平。惡淫賊，五條命案拒捕毆差的官司，你打了吧。」賊人聞聽一陣冷笑，說道：「我看見那瘦小枯乾的擠鼻子弄眼。你等姓什名誰？」三爺答道：「我乃浙江紹興府的黃三太，在十三省總鏢局是保鏢。」

淫賊說道：「無怪乎方才有許多不開眼的鄉民贊揚你們師徒呢。小兒黃三太，咱們是在這兒打呀，咱們還是找寬闊地方去呢？」

若不在這兒打，鎮店北口西北去不遠，有一片鬆林，咱們鬆林子裡頭比武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就在這兒打吧。」三爺說道：

「別在這兒打，二十多張桌砸了一半啦，咱哥四個再一動手，這茶飯鋪就乾淨啦。」黃爺與惡淫賊雙方這一較話把，兩個班頭爬將起來說道：「你等著，小子，老爺回去叫人。」三爺說道：「咱們還是鬆林去比試較量輸贏。」採花賊說道：「贏了二太爺，採花殺命、拒捕毆差的官司我打啦。倘若你們輸給二太爺時，二太爺必要你們兩個首級。」黃三爺說道：「若輸給你，我們四人隨你殺副存留。」惡淫賊遂提起小包裹草帽等，出離茶飯鋪。四位英雄將大衣服，全都放在茶飯鋪，出了飯鋪找到垂楊柳前，由馬上摘下小包裹。跑堂的此時可就嚇傻啦，說道：「三爺您幾位也走哇？滿堂的茶飯座都沒給錢，三爺您也不給茶飯錢啊？」黃三爺說道：「你真不開眼，我們四匹馬、衣服，全都在你們這裡呢。」跑堂的說道：「三爺您別怪我，我嚇糊塗了。」

四位英雄提著小包裹追下賊去，跟隨惡淫賊出了北鎮店口。

西北角一片大墳地，樹林俱是松柏樹，惡淫賊進了樹林，首先將衣服草帽一扔，打開小包裹，將刀背於背後。三太四位站在南面，各打小包裹，各亮出兵刃，賊人也亮出鋼刀。此時正在太陽大平西的時候，借太陽一照，只見刀上有血線，殺五條人命的熱血吃入刀內。惡淫賊說道：「小兒黃三太，打抱不平的單打獨鬥，還是你們四人一齊上呢？」三太黃爺說道：「拿你這惡淫賊，選用四位齊上嗎？憑三爺一個人，就跑不了你這淫賊。」淫賊聞聽哈哈大笑，遂說道：「你若是不行，再叫那瘦小枯乾與那小白臉他們一齊上來。」黃三爺說道：「若是一齊動手，三爺就不姓黃啦，改為叫藍三太。」惡淫賊一陣冷笑，掄刀就刺，三太黃爺亮刀急架相迎。三爺的刀一晃說道：「淫賊，三爺家住浙江紹興府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你這小輩自稱富戶大家，還有個名姓沒有？惡淫賊你不如豕雞鴨犬，守節的婦人都某門某氏，可惜你父母生下你來，少姓無名，你乃是黑人。敢說出名姓，你算人。你敢說名姓嗎？三爺到處都是黃三太。你別紅臉，你姓什麼叫什麼？」惡淫賊八九天之內，刀殺五命，未敢回家，就在破廟之中，與鄉下店暗暗藏身，每夜一合眼，就見有五個屈死冤魂在眼前索命。也是報應昭彰，按說沒有報真名姓的；也是冤魂不散，叫黃三爺拿話一擠兌，惡淫賊臉上一發燒，可就報了真名實姓啦，說道：「小兒三太你聽著，你家二太爺家住溧水城縣東北二十餘里地方某村，二太爺姓方名叫子華，別號稱燈前無影。作五條命案，全都有白如意。」說著話一擺刀，直奔三爺頂梁劈去，三爺急忙接架相迎，兩口刀上下翻飛，閃砍劈刺，各使平生藝業。楊五爺旁觀者清，楊香五說道：「李二哥，張賢弟，你們看他這刀法步眼，好似咱們的人哪。」張茂龍說道：「五哥，你可把咱門戶之人改透啦，那有這樣下賤之人哪？」楊五爺說道：「賢弟，前者那高雙青不是咱邱三叔的義子嗎？焉知道咱門戶就不出這樣的人呢？師傅領進門，品格在自己。」三位英雄說著話觀看，賊人身體輕巧，刀法靈活，黃三太的刀份量重，遲慢一點。但是賊人採花殺命，貪淫好欲，氣力可不及三爺，三爺的刀雖然遲一點，氣力可頂得住，因此二人殺個棋逢對手，高下不分。惟有天氣炎熱，二人拚命的殺，可全都熱汗直流。忽然間賊人往圈外一縱，臥牛勢躺下啦，遂改用地躺刀的招術，就地十八滾，燕青十八翻，淨取三太的下三路。三太憑著力氣，工夫不大，衣襟濕透。學到方休處，才知藝不高，心想：這若是我師傅勝爺，師伯響咂山師，李剛李四爺，他們都專破這地躺刀。不表三太心中暗想，且說楊香五三位英雄，在旁邊觀看賊人換了地躺招，楊五爺可就想起在俠義莊被高雙青鈍鏢割穀子踢了一腳，將腳面踢傷，半個月的工夫才好了。張茂龍、李煜練子槍、練子錘不能近前。黃三太被地躺招所迫，力盡聲嘶，心中說道：不當與賊人起誓，單打獨鬥。要撒腿逃走，豈不給我師傅丟一世的英名？打抱不平的被人家追跑，有何面目再見天下的英雄？

寧可死在賊人之手，決不能給黃門現世。惡淫賊一看三太刀法愈不濟事了，心中說道：「若紮死三太，那三人必然驚懼了。」

惡淫賊正在得意洋洋之際，黃三太正在急難之間，眼看著黃三太就要受傷，忽然間聽東北墳山子後有人痰嗽一聲，說道：「三太、香五、茂龍、李煜四個娃娃，莫要驚恐，惡淫賊不要逞能，老夫勝英來也。」惡淫賊刀把一點地，站起身形，顏色更變，渾身立抖，戰戰兢兢，向西北撒腿就跑，小包裹草帽衣服也不敢要啦，猶如驚弓之鳥，喪家之犬，向西南逃命去了，賊人連頭都不敢回。

黃三太扶著松樹喘息，眼看惡淫賊蹤跡皆無，惟有勝爺說完話沒露面。楊五爺說道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賊沒有影兒了，師傅怎麼沒露面？我到墳後看看去。」楊香五到墳山子，打後邊轉出一人，哈吧著羅圈腿，乃是金頭虎賈明。楊五爺問道：「我師傅呢？」傻小子一拍胸口說道：「這不是你師傅嗎？」

楊五爺說道：「你挨什麼罵，你是誰的師傅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看見賊滾地雷地躺招，黃三哥招架不住啦，所以我變了嗓音。我黃三哥是我好哥哥，若是你我就管啦。賊人滾地雷，我也不行啊，要紮我小金頭虎我怎麼辦呢？故此我嚇他一下子。楊香五小子，我還會更變嗓音呢，跟勝三大爺久在一處麼。你不信再聽聽：老夫勝英來也。小子你聽聽，像不像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這罵算挨到家啦。」賈明說道：「我不怕挨罵，我將賊嚇跑啦，小包裹草帽可得算我的。」三太黃爺此時也喘過氣來啦，遂叫道：「賈賢弟你打哪兒來呀？這離鏢局子五六十里地呢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咱鏢局子正吃早飯呢，一個小子下名帖拜訪我勝三大爺，我勝三大爺迎接出去，迎接到鏢局子。我勝三大爺問道：『哪的人氏？』答道：『是溧水縣三班的都頭，姓黃叫黃士榮。』我記不住跟黃三哥你是當家，給我三大爺直請安，他說他是縣衙的三班都頭，他們溧水縣城內關廟，不到十天，黑夜刀殺五命，全都是大姑娘小媳婦，苦主俱在縣衙門喊冤。縣官愛民如子，三、六、九日，追問這馬快班頭，兩堂挨了三千板子。若是拿不了採花賊，他們縣官得丟，他們三班都頭得革了。被殺的大姑娘小媳婦家中之人，天天上縣衙門裡哭去，非我勝三大爺，拿不住採花賊小子。我三大爺說：『上差，你先回衙門去，我派我鏢行之人捉拿採花淫賊。如若拿住，給送到班房裡面，您交差交票，我們不見知縣；要是拿不住你也別煩惱。』這位都頭給勝三大爺磕了一個頭走啦。我在旁邊一聽，我可就火啦，我家裡有一個妹妹賈秀英，要叫賊給宰了，不是要了我命麼？」三太說道：「不要這樣的比法。」